



天龍八部

金庸作品集

金
庸著



天
龙
八
部



目
录

- 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·····1027
三十二 且自逍遥没谁管·····1057
三十三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·····1089
三十四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·····1125
三十五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·····1157
三十六 梦里真真语真幻·····1193
三十七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·····1223
三十八 糊涂醉 情长计短·····1251
三十九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·····1281
四 十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·····1317

(以上回目调寄“洞仙歌”)





可是数着一下之后，局面竟起了极大的变化。这是“珍珠”的秘奥，正是要白棋先挤死了自己一大块，以后的妙着方能源源而生。

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

车行辘辘，日夜不停。玄难、邓百川、康广陵等均是当世武林大豪，这时武功全失，成为随人摆布的囚徒。众人只约莫感到，一行人是向东南方行。

如此走得八日，到第九日上，一早便上了山道。行到午间，地势越来越高，终于大车再也无法上去。星宿派众弟子将玄难等叫出车来。步行半个多时辰，来到一地，见竹荫森森，景色清幽，山涧旁用巨竹搭着一个凉亭，构筑精雅，极尽巧思，竹即是亭，亭即是竹，一眼看去，竟分不出是竹林还是亭子。冯阿三大为赞佩，左右端详，惊疑不定。

众人刚在凉亭中坐定，山道上四人快步奔来。当先二人是丁春秋的弟子，当是在车停之前便上去探山或是传讯的。后面跟着两个身穿乡农衣衫的青年汉子，走到了春秋面前，躬身行礼，呈上一封书信。

丁春秋拆开一看，冷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你还没死心，要再决生死，自当奉陪。”

那青年汉子从怀中取出一个炮仗，打火点燃。砰的一声，炮仗窜上了天空。寻常炮仗都是“砰”的一声响过，跟着在半空中“啪”的一声，炸得粉碎，这炮仗飞到半空之后，却啪啪啪连响三下。冯阿三向康广陵低声道：“大哥，这是本门的制作。”

不久山道上走下一队人来，共有三十余人，都是乡农打扮，手中各携长形兵刃。到得近处，才见这些长物并非兵刃，乃是竹杠。每两根竹杠之间系有绳网，可供人乘坐。

丁春秋冷笑道：“主人肃客，大家不用客气，便坐了上去罢。”

当下玄难等一一坐上绳网。那些青年汉子两个抬一个，健步如飞，向山上奔去。

丁春秋大袖飘飘，率先而行。他奔行并不急遽，但在这陡峭的山道上宛如御风飘浮，足不点地，顷刻间便没入了前面竹林之中。

邓百川等中了他的化功大法，一直心中愤懑，均觉误为妖邪所伤，非战之罪，这时见到他轻功如此精湛，那是取巧不来的真实本领，不由得叹服，寻思：“他便不使妖邪功夫，我也不是他对手。”风波恶赞道：“这老妖的轻功真是了得，佩服啊佩服！”

他出口一赞，星宿群弟子登时竞相称颂，说得丁春秋的武功当世固然无人可比，而且自古以来的武学大师，什么达摩老祖等，也都大为不及，谄谀之烈，众人闻所未闻。

包不同道：“众位老兄，星宿派的功夫，确是胜过了任何门派，当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众弟子大喜。一人问道：“依你之见，我派最厉害的功夫是哪一项？”包不同道：“岂止一项，至少也有三项。”众弟子更加高兴，齐问：“是哪三项？”

包不同道：“第一项是马屁功。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，只怕在贵门之中，活不上一天半日。第二项是法螺功，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，不但师父瞧你不起，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，无法立足。这第三项功夫呢，那便是厚颜功了。若不是抹杀良心，厚颜无耻，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。”

他说了这番话，料想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人火怒，一齐向他拳足交加，只是这几句话犹似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岂知星宿派弟子听了这番话后，一个个默默点头。一人道：“老兄聪明得紧，对本派的奇功倒也知之甚深。不过这马屁、法螺、厚颜三门神功，那也是很难修习的。寻常人于世俗之见沾染甚深，总觉得有些事是好的，有些事是坏的。只要心中存了这种无聊的善恶之念、是非之分，要修习厚颜功便是事倍功半，往往在要紧关头，功亏一篑。”

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，万万料想不到这些人安之若素，居之不疑，不由得大奇，笑道：“贵派神功深奥无比，小子心存仰慕，还

要请大仙再加开导。”

那人听包不同称他为“大仙”，登时飘飘然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不是本门中人，这些神功的秘奥，自不能向你传授。不过有些粗浅道理，跟你说说倒也不妨。最重要的秘诀，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，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……”

包不同抢着答：“当然也是香的。更须大声呼吸，衷心赞颂……”那人道：“你这话大处甚是，小处略有缺陷，不是‘大声呼吸’，而是‘大声吸，小声呼’。”包不同道：“对对，大仙指点得是，倘若是大声呼气，不免似嫌师父之屁……这个并不太香。”

那人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天资很好，倘若投入本门，该有相当造诣，只可惜误入歧途，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。本门的功夫虽然变化万状，但基本功诀，也不繁复，只须牢记‘抹杀良心’四字，大致也差不多了。”

包不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在下对贵派心向往之，恨不得投入贵派门下，不知大仙能加引荐么？”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要投入本门，当真谈何容易，那许许多多艰难困苦的考验，谅你也无法经受得起。”另一名弟子道：“这里耳目众多，不宜与他多说。姓包的，你若真有投靠本门之心，当我师父心情大好之时，我可为你在师父面前说几句好话。本派广收徒众，我瞧你根骨倒也不差，若得师父大发慈悲，收你为徒，日后或许能有些造就。”包不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大仙恩德，包某没齿难忘。”

邓百川、公冶乾等听得包不同逗引星宿派弟子，不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心想：“世上竟有如此卑鄙无耻之人，以吹牛拍马为荣，实是罕见罕闻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一行人已进了一个山谷。谷中都是松树，山风过去，松声若涛。在林间行了里许，来到三间木屋之前。只见屋前的一株大树之下，有二人相对而坐。左首一人身后站着三人。丁春秋远远站在一旁，仰头向天，神情甚是傲慢。

一行人渐渐行近，包不同忽听得身后竹杠上的李傀儡喉间“咕”的一声，似要说话，却又强行忍住。包不同回头望去，见他

脸色雪白，神情极是惶怖。包不同道：“你这扮的是什么？是扮见了鬼的子都吗？吓成这个样子！”李傀儡不答，似乎全没听到他的说话。

走到近处，见坐着的两人之间有块大石，上有棋盘，两人正在对弈。右首是个矮瘦的干瘪老头儿，左首则是个青年公子。包不同认得那公子便是段誉，心下老大没味，寻思：“我对这小子向来甚是无礼，今日老子的倒霉样儿却给他瞧了去，这小子定要出言讥嘲。”

但见那棋盘雕在一块大青石上，黑子、白子全是晶莹发光，双方各已下了百余子。丁春秋慢慢走近观弈。那矮小老头拈子下了一着，忽然双眉一轩，似是看到了棋局中奇妙紧迫的变化。段誉手中拈着一枚白子，沉吟未下，包不同叫道：“喂，姓段的小子，你已输了，这就跟包某的难兄难弟，一块儿认输罢。”段誉身后三人回过头来，怒目而视，正是朱丹臣等三名护卫。

突然之间，康广陵、范百龄等函谷八友，一个个从绳网中挣扎起来，走到离那青石棋盘丈许之处，一齐跪下。

包不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捣什么鬼？”四字一说出口，立即省悟，这个瘦小干枯的老头儿，便是聋哑老人“聪辩先生”，也即是康广陵等函谷八友的师父。但他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死对头，强仇到来，怎么仍好整以暇的与人下棋？而且对手又不是什么重要脚色，不过是个不会武功的书呆子而已？

康广陵道：“你老人家清健胜昔，咱们八人欢喜无限。”函谷八友被聪辩先生苏星河逐出了师门，不敢再以师徒相称。范百龄道：“少林派玄难大师瞧你老人家来啦。”

苏星河站起身来，向着众人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玄难大师驾到，老朽苏星河有失迎迓，罪甚，罪甚！”眼光向众人一瞥，便又转头去瞧棋局。

众人曾听薛慕华说过他师父被迫装聋作哑的缘由，此刻他居然开口说话，自是决意与丁春秋一拚死活了。康广陵、薛慕华等等都不自禁地向丁春秋瞧了瞧，既感兴奋，亦复担心。

玄难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见苏星河如此重视这一盘棋，心

想：“此人杂务过多，书画琴棋，无所不好，难怪武功要不及师弟。”

万籁无声之中，段誉忽道：“好，便如此下！”说着将一枚白子下在棋盘之上。苏星河脸有喜色，点了点头，意似嘉许，下了一着黑子，段誉将十余路棋子都已想通，跟着便下白子，苏星河又下了一枚黑子，两人下了十余着，段誉吁了口长气，摇头道：“老先生所摆的玲珑深奥巧妙之极，晚生破解不来。”

眼见苏星河是赢了，可是他脸上反现惨然之色，说道：“公子棋思精密，这十几路棋已臻极高的境界，只是未能再想深一步，可惜，可惜。唉，可惜，可惜！”他连说了四声“可惜”，惋惜之情，确是十分深挚。段誉将自己所下的十余枚白子从棋盘上捡起，放入木盒。苏星河也捡起了十余枚黑子。棋局上仍然留着原来的阵势。

段誉退在一旁，望着棋局怔怔出神：“这个玲珑，便是当日我在无量山石洞中所见的。这位聪辩先生，必与洞中的神仙姊姊有甚渊源，待会得便，须当悄悄地向他请问，可决计不能让别人听见了。否则的话，大家都拥去瞧神仙姊姊，岂不亵渎了她？”

函谷八友中的二弟子范百龄是个棋迷，远远望着那棋局，已知不是“师父”与这位青年公子对弈，而是“师父”布了个“玲珑”，这青年公子试行破解，却破解不来。他跪在地下看不清楚，膝盖便即抬了起来，伸长了脖子，想看个明白。

苏星河道：“你们大伙都起来！百龄，这个‘玲珑’，牵涉异常重大，你过来好好地瞧上一瞧，倘能破解得开，那是一件大大的妙事。”

范百龄大喜，应道：“是！”站起身来，走到棋盘之旁，凝神瞧去。

邓百川低声问道：“二弟，什么叫‘玲珑’？”公冶乾也低声道：“‘玲珑’即是围棋的难题。那是一个人故意摆出来难人的，并不是两人对弈出来的阵势，因此或生、或劫，往往极难推算。”寻常“玲珑”少则十余子，多者也不过四五十子，但这一个却有二百余子，一盘棋已下得接近完局。公冶乾于此道所知有限，看了一会

不懂，也就不看了。

范百龄精研围棋数十年，实是此道高手，见这一局棋劫中有劫，既有共活，又有长生，或反扑，或收气，花五聚六，复杂无比。他登时精神一振，再看片时，忽觉头晕脑胀，只计算了右下角一块小小白棋的死活，已觉胸口气血翻涌。他定了定神，第二次再算，发觉原先以为这块白棋是死的，其实却有可活之道，但要杀却旁边一块黑棋，牵涉却又极多，再算得几下，突然间眼前一团漆黑，喉头一甜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苏星河冷冷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这局棋原是极难，你天资有限，虽然棋力不弱，却也多半解不开，何况又有丁春秋这恶贼在旁施展邪术，迷人心魄，实在大是凶险，你到底要想下去呢，还是不想了？”范百龄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弟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决意尽心尽力。”苏星河点点头，道：“那你慢慢想罢。”范百龄凝视棋局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又喷了一大口鲜血。

丁春秋冷笑道：“枉自送命，却又何苦来？这老贼布下的机关，原是用来折磨、杀伤人的，范百龄，你这叫做自投罗网。”

苏星河斜眼向他睨了一眼，道：“你称师父做什么？”丁春秋道：“他是老贼，我便叫他老贼！”苏星河道：“聋哑老人今日不聋不哑了，你想必知道其中缘由。”丁春秋道：“妙极！你自毁誓言，是自己要寻死，须怪我不得。”

苏星河随手提起身旁的一块大石，放在玄难身畔，说道：“大师请坐。”

玄难见这块大石无虑二百来斤，苏星河这样干枯矮小的一个老头儿，全身未必有八十斤重，但他举重若轻，毫不费力地将这块巨石提了起来，功力实是了得，自己武功未失之时，要提这块巨石当然也是易事，但未必能如他这般轻描淡写，行若无事，当下合十说道：“多谢！”坐在石上。

苏星河又道：“这个玲珑棋局，乃先师所制。先师当年穷三年心血，这才布成，深盼当世棋道中的知心之士，予以破解。在下三十年来苦加钻研，未能参解得透。”说到这里，眼光向玄难、段誉、范百龄等人一扫，说道：“玄难大师精通禅理，自知禅宗要

旨，在于‘顿悟’。穷年累月的苦功，未必能及具有宿根慧心之人的一见即悟。棋道也是一般，才气横溢的八九岁小儿，棋枰上往往能胜一流高手。虽然在下参研不透，但天下才士甚众，未必都破解不得。先师当年留下了这个心愿，倘若有人破解开了，完了先师这个心愿，先师虽已不在人世，泉下有知，也必定大感欣慰。”

玄难心想：“这位聪辩先生的师父徒弟，倒均是一脉相传，于琴棋书画这些玩意儿，个个都是入了魔，将毕生的聪明才智，浸注于这些不相干的事上，以致让丁春秋在本门中横行无忌，无人能加禁制，实乃可叹。”

只听苏星河道：“我这个师弟，”说着向丁春秋一指，说道：“当年背叛师门，害得先师饮恨谢世，将我打得无法还手。在下本当一死殉师，但想起师父有个心愿未了，倘若不觅人破解，死后也难见师父之面，是以忍辱偷生，苟活至今。这些年来，在下遵守师弟之约，不言不语，不但自己做了聋哑老人，连门下新收的弟子，也都强着他们做了聋子哑子。唉，三十年来，一无所成，这个棋局，仍是无人能够破解。这位段公子固然英俊潇洒……”

包不同插口道：“这位段公子未必英俊，潇洒更是大大不见得，何况人品英俊潇洒，跟下棋有什么干系，欠通啊欠通！”苏星河道：“这中间大有干系，大有干系。”包不同道：“你老先生的人品，嘿嘿，也不见得如何英俊潇洒啊。”苏星河向他凝视片刻，微微一笑。包不同道：“你定说我包不同比你老先生更加的丑陋古怪……”

苏星河不再理他，续道：“段公子所下的十余着，也已极尽精妙，在下本来寄以极大期望，岂不知棋差一着，最后数子终于还是输了。”

段誉脸有惭色，道：“在下资质愚鲁，有负老丈雅爱，极是惭愧……”

一言未毕，猛听得范百龄大叫一声，口中鲜血狂喷，向后便倒。苏星河左手微抬，嗤嗤嗤三声，三枚棋子弹出，打中了他胸中穴道，这才止了他喷血。

众人正错愕间，忽听得啪的一声，半空中飞下白白的一粒东西，打在棋盘之上。

苏星河一看，见到一小粒松树的树肉，刚是新从树中挖出来的，正好落在“去”位的七九路上，那是破解这“珍珑”的关键所在。他一抬头，只见左首五丈外的一棵松树之后，露出淡黄色长袍一角，显是隐得有人。

苏星河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又到了一位高人，老朽不胜之喜。”正要以黑子相应，耳边突然间一声轻响过去，一粒黑色小物从背后飞来，落在“去”位的八八路，正是苏星河所要落子之处。

众人“咦”的一声，转过头去，竟一个人影也无。右首的松树均不高大，树上如藏得有人，一眼便见，实不知这人躲在何处。苏星河见这粒黑物是一小块松树皮，所落方位极准，心下暗自骇异。那黑物刚下，左首松树后又射出一粒白色树肉，落在“去”位五六路上。

只听得嗤的一声响；一粒黑物盘旋上天，跟着直线落下，不偏不倚的跌在“去”位四五路上。这黑子成螺旋形上升，发自何处，便难以探寻，这黑子弯弯曲曲的升上半空，落下来仍有如此准头，这份暗器功夫，实足惊人。旁观众人心下钦佩，齐声喝彩。

彩声未歇，只听得松树枝叶间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：“慕容公子，你来破解珍珑，小僧代应两着，勿怪冒昧。”枝叶微动，清风飒然，棋局旁已多了一名僧人。这和尚身穿灰布僧袍，神光莹然，宝相庄严，脸上微微含笑。

段誉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鸠摩智这魔头又来了！”又想：“难道刚才那白子是慕容公子所发？这位慕容公子，今日我终于要见到了？”

只见鸠摩智双手合十，向苏星河、丁春秋和玄难各行一礼，说道：“小僧途中得见聪辩先生棋会邀帖，不自量力，前来会见天下高人。”又道：“慕容公子，这也就现身罢！”

但听得笑声清朗，一株松树后转了两个人出来。段誉登时眼前一黑，耳中作响，嘴里发苦，全身生热。这人娉娉婷婷，缓步而来，正是他朝思暮想、无时或忘的王语嫣。

她满脸倾慕爱恋之情，痴痴地瞧着她身旁一个青年公子。段誉顺着她目光看去，但见那人二十七八岁年纪，身穿淡黄轻衫，腰悬长剑，飘然而来，面目俊美，潇洒闲雅。

段誉一见之下，身上冷了半截，眼圈一红，险些便要流下泪来，心道：“人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王姑娘对他如此倾慕，也真奇怪。唉，我一生一世，命中是注定要受苦受难了。”他心下自怨自艾，自叹自伤，不愿抬头去看王语嫣的神色，但终于忍不住又偷偷瞧了她一眼。只见她容光焕发，似乎全身都要笑了出来，自相识以来，从未见过她如此欢喜。两人已走近身来，但王语嫣对段誉视而不见，竟没向他招呼。段誉又道：“她心中从来没有我这个人在，从前就算跟我在一起，心中也只有她表哥。”

邓百川、公冶乾、包不同、风波恶四人早抢着迎上。公冶乾向慕容复低声禀告苏星河、丁春秋、玄难等三方人众的来历。包不同道：“这姓段的是个书呆子，不会武功，刚才已下过棋，败下了阵来。”

慕容复和众人一一行礼厮见，言语谦和，着意结纳。“姑苏慕容”名震天下，众人都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俊雅清贵的公子哥儿，当下互道仰慕，连丁春秋也说了几句客气话。

慕容复最后才和段誉相见，话道：“段兄，你好。”段誉神色惨然，摇头道：“你才好了，我……我一点儿也不好。”王语嫣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段公子，你也在这里。”段誉道：“是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慕容复向他瞪了几眼，不再理睬，走到棋局之旁，拈起白子，下在棋局之中。鸠摩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武功虽强，这弈道只怕也是平常。”说着下了一枚黑子。慕容复道：“未必便输于你。”说着下了一枚白子。鸠摩智应了一着。

慕容复对这局棋凝思已久，自信已想出了解法。可是鸠摩智这一着却大出他意料之外，本来筹划好的全盘计谋尽数落空，须得从头想起，过了良久，才又下一子。

鸠摩智运思极快，跟着便下。两人一快一慢，下了二十余子，鸠摩智突然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咱们一拍两散！”慕

容复怒道：“你这么瞎捣乱！那么你来解解看。”鸠摩智笑道：“这个棋局，原本世人无人能解，乃是用来作弄人的。小僧有自知之明，不想多耗心血于无益之事。慕容公子，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，还想逐鹿中原么？”

慕容复心头一震，一时之间百感交集，翻来覆去只是想着他那两句话：“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，还想逐鹿中原么？”

眼前渐渐模糊，棋局上的白子黑子似乎都化作了将官士卒，东一团人马，西一块阵营，你围住我，我围住你，互相纠缠不清地厮杀。慕容复眼睁睁见到，己方白旗白甲的兵马被黑旗黑甲的敌人围住了，左冲右突，始终杀不出重围，心中越来越是焦急：“我慕容氏天命已尽，一切枉费心机。我一生尽心竭力，终究化作一场春梦！时也命也，夫复何言？突然间大叫一声，拔剑便往颈中刎去。

当慕容复呆立不语，神色不定之际，王语嫣和段誉、邓百川、公冶乾等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。慕容复居然会忽地拔剑自刎，这一着谁都料想不到，邓百川等一齐抢上解救，但功力已失，终是慢了一步。

段誉食指点出，叫道：“不可如此！”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慕容复手中长剑一晃，当的一声，掉在地下。

鸠摩智笑道：“段公子，好一招六脉神剑！”

慕容复长剑脱手，一惊之下，才从幻境中醒了过来。王语嫣拉着他手，连连摇晃，叫道：“表哥！解不开棋局，又打什么紧？你何苦自寻短见？”说着泪珠从面颊上滚了下来。

慕容复茫然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王语嫣道：“幸亏段公子打落了你好手中长剑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公冶乾劝道：“公子，这棋局迷人心魄，看来其中含有幻术，公子不必再耗费心思。”慕容复转头向着段誉，道：“阁下适才这一招，当真是六脉神剑的剑招么？可惜我没瞧见，阁下能否再试一招，俾在下得以一开眼界。”

段誉向鸠摩智瞧了瞧，生怕他见到自己使了一招“六脉神剑”之后，又来捉拿自己，这路剑法时灵时不灵，恶和尚倘若出

手，那可难以抵挡，心中害怕，向左跨了三步，与鸠摩智离得远远地，中间有朱丹臣等三人相隔，这才答道：“我……我心急之下，一时碰巧，要再试一招，这就难了。你刚才当真没瞧见？”

慕容复脸有惭色，道：“在下一时之间心神迷糊，竟似着魔中邪一般。”

包不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是了，定是星宿老怪在旁施展邪法，公子，千万小心！”

慕容复向丁春秋横了一眼，向段誉道：“在下误中邪术，多蒙救援，感激不尽。段兄身负‘六脉神剑’绝技，可是大理段家的吗？”

忽听得远处一个声音悠悠忽忽的飘来：“哪一个大理段家的人在此？是段正淳吗？”正是“恶贯满盈”段延庆的声音。

朱丹臣等立时变色。只听得一个金属相擦般的声音叫道：“我们老大，才是正牌大理段氏，其余都是冒牌货。”段誉微微一笑，心道“我徒儿也来啦。”

南海鳄神的叫声甫歇，山下快步上来一人，身法奇快，正是云中鹤，叫道：“天下四大恶人拜访聪辩先生，谨赴棋会之约。”苏星河道：“欢迎之至。”这四字刚出口，云中鹤已飘行到了众人面前。

过了一会，段延庆、叶二娘、南海鳄神三人并肩而至。南海鳄神大声道：“我们老大见到请帖，很是欢喜，别的事情都搁下了，赶着来下棋，他武功天下无敌，比我岳老二还要厉害。哪一个不服，这就上来跟他下三招棋。你们要单打独斗呢，还是大伙儿齐上？怎地还不亮兵刃？”叶二娘道：“老三，别胡说八道！下棋又不是动武打架，亮什么兵刃？”南海鳄神道：“你才胡说八道，不动武打架，老大巴巴地赶来干什么？”

段延庆目不转睛地瞧着棋局，凝神思索，过了良久良久，左手铁杖伸到棋盒中一点，杖头便如有吸力一般，吸住一枚白子，放在棋局之上。

玄难赞道：“大理段氏武功独步天南，真乃名下无虚。”

段誉见过段延庆当日与黄眉僧弈棋的情景，知他不但内力

深厚，棋力也是甚高，只怕这个“珍珠”给他破解了开来，也未可知。朱丹臣在他耳畔悄声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走罢！可别失了良机。”但段誉一来想看段延庆如何解此难局，二来好容易见到王语嫣，便是天塌下来也不肯舍她而去，当下只“唔，唔”数声，反而向棋局走近了几步。

苏星河对这局棋的千变万化，每一着都早已了然于胸，当即应了一着黑棋。段延庆想了一想，下了一子。苏星河道：“阁下这一着极是高明，且看能否破关，打开一条出路。”下了一子黑棋，封住去路。段延庆又下了一子。

那少林僧虚竹忽道：“这一着只怕不行！”他适才见慕容复下过这一着，此后接续下去，终至拔剑自刎。他生怕段延庆重蹈覆辙，心下不忍，于是出言提醒。

南海鳄神大怒，叫道：“凭你这小和尚，也配来说我老大行不行！”一把抓住他的背心，提了过去。段誉道：“好徒儿，别伤了这位小师父！”南海鳄神到来之时，早就见到段誉，心中一直尴尬，最好是段誉不言不语，哪知他还是叫了出来，气愤愤地道：“不伤便不伤，打什么紧！”将虚竹放在地下。

众人见这个如此横蛮凶狠的南海鳄神居然听段誉的话，对他以“徒儿”相称也不反口，都感奇怪。只有朱丹臣等人明白其中原委，心下暗暗好笑。

虚竹坐在地下，心下转念：“我师父常说，佛祖传下的修证法门是戒、定、慧三学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‘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’我等钝根之人，难以摄心为戒，因此达摩祖师传下了方便法门，教我们由学武而摄心，也可由弈棋而摄心。学武讲究胜败，下棋也讲究胜败，恰和禅定之理相反，因此不论学武下棋，均须无胜败心。念经、吃饭、行路之时，无胜败心极易，比武、下棋之时无胜败心极难。倘若在比武、下棋之时能无胜败心，那便近道了。《法句经》有云：‘胜者生怨，负则自鄙。去胜负心，无净自安。’我武功不佳，棋术低劣，和师兄弟们比武、下棋之时，一向胜少败多，师父反而赞我能不嗔不怨，胜败心甚轻。怎地今日我见这位段施主下了一着错棋，便担心他落败，出言指点？何况以我